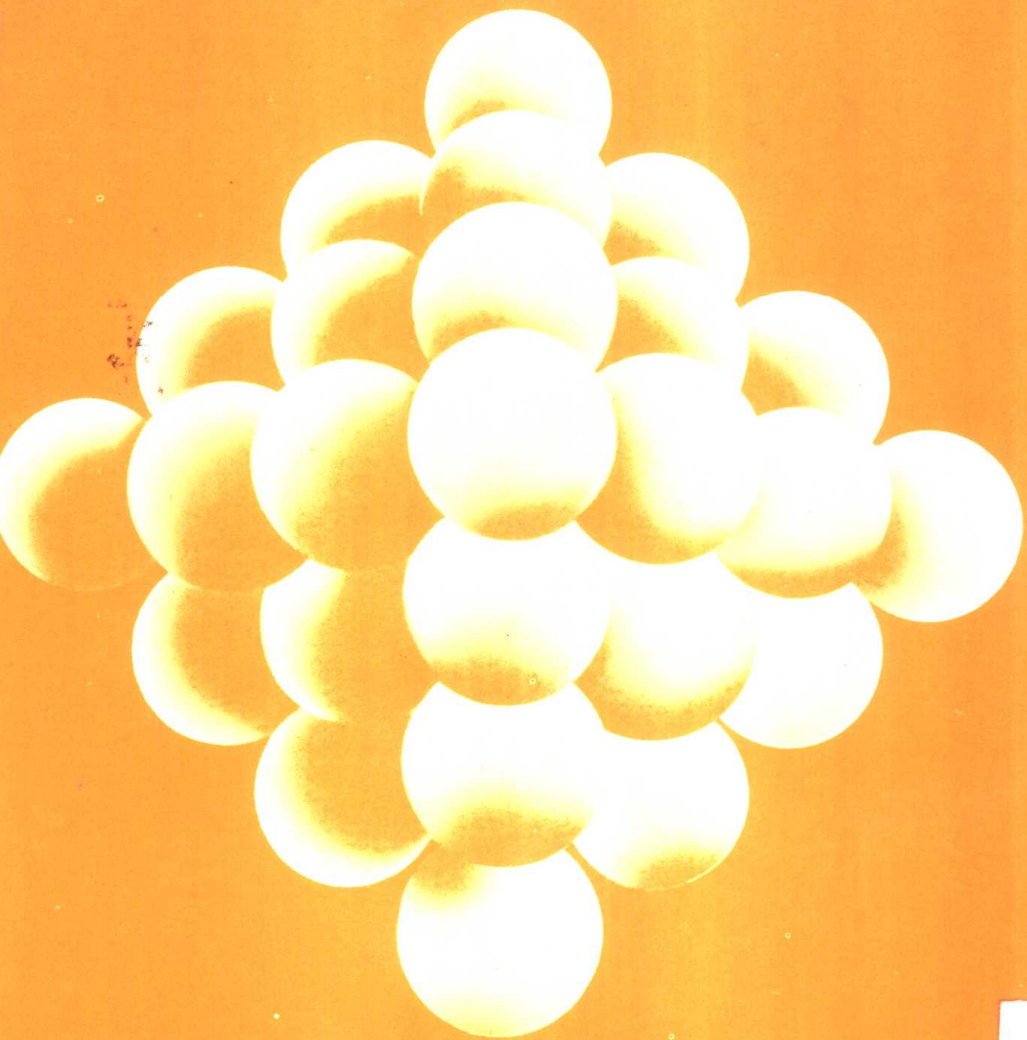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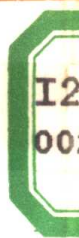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齡康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



122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齡康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康齡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
122

著者：康齡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振文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中華路一段七六巷廿三號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定價：精裝一二〇元
平裝九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
插	內	內	蠟	封	排	裝	版		
頁	頁	封	頁	面	版	訂	本		
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	
八	六	八	一	一	新	穿	三		
〇	〇	〇	〇	五	五	線	十		
磅	磅	磅	〇	〇	宋		二		
雙	宏	模	〇	〇	磅	15	開		
面	康	造	模	模	銅	×			
大	米	紙	造	版	42				
豐	黃	紙	紙						
銅	色	加							
版	印	印							
紙	書	淺							
	紙	灰							
		色							



0421/03

- ① 華府官邸中閒坐
- ② 家居花園中留影
- ③ 酒會中與東歐武官談話，右為公孫燕
- ④ 參加酒會與外賓合影





小傳

康齡本名萬以貞，江西南昌人，自幼承受庭教，潛攻古文，並從賈煜老景德先生習詩書。在臺灣就讀中學，畢業後繼續深造。民國五十年轉入馬尼拉大學攻讀，獲文學士學位。五十六年至伊朗，任聯合報中東特派員，遊歷各伊斯蘭教國家，撰述報導甚多。六十年訪問西歐各國，六十年赴美；在華府外交界極爲活躍。中美斷交後，因監護子女求學，暫留美京。此期間寫作勤奮，國內外各大報刊雜誌，經常有著作發表。

康齡曾任聯合報編輯、臺視藝文沙龍節目主持人。在臺北與公孫嬈（查顯琳）結婚，有二子一女，生活美滿。長子道乃就讀哈佛大學研究院建築系。次子道菲攻讀於康乃爾大學機械工程系。小女道荃攻讀於康乃爾大學經濟系，亦偶爲文發表。

中國圖書公司

中國圖書公司
總發行所
上海南京路

校	編	主	作	封
對	輯	編	家	面
：	：	：	素	設
羅	康	羅	李	田
愛	愛	愛	牧	楊
萍	齡	萍	原	震
				承
				豐

目
錄

素描	
生活照片	
手跡	
小傳	
蘭城舊事	一
車牌趣事	七
又到花粉過敏時節	三
迷你裙	六
萍水相逢	二
佳節與親恩	元
插曲	五

修理汽車的苦經	哭
足下縱橫	五
洋脫線	五
獎的漫談	六
默許的畫像	七
起步	六
春雪	八
兒女學車記	三
華府寒風淒雨	二
滄桑波斯情	二
妙錯・蠱錯	二
種菜記	三
畢業生	三
夏日情懷	四

長夏好旅遊	一四
皇后歸寧記	一五
夜空裏的風鈴	一五
痴痴地等	一六
金縷衣	一六
異鄉·冷月·陌路	一六
老歌·舊片	一八
由吃蟹憶往	一九
鹿死誰手	二〇
年節·購物·大減價	二〇
莫辯之雅	二二
教化	二三
美國的國家早餐祈禱會	二三
父母心	二四

• 集選自齡康 •

風雪裏的鄉土
二兎

• 4 •

蘭城舊事

冬盡春來，四易寒暑，我永遠不會忘記在德黑蘭的那段異國歲月，那裏有孩子們愉快的童年，也有我的一束青春。

四季分明的節令，一夜嫩綠了柳梢，一夕綻開了蓓蕾。儘管德黑蘭的北山頭四季都有皚皚的積雪，或厚重的覆蓋，或薄薄的輕掩。但春天依然有和風，遠自沙漠塞外吹起了綠野的先奏。牧人趕着羊羣，商旅隨着駝鈴而來，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畫面，不也正是我們北國漠野的風光嗎？仲夏雖也酷熱難當，大陸性的沙漠氣候，早晚還是涼爽的。中午熱浪襲人，街道像是進入靜止狀態，原來波斯人都有午睡習慣，一般機構的上班時間是晨六時至午間一點。太陽出的早，多數回教徒都要即時早起作晨禱成了每天必修的第一課。晨禱後就不間歇的工作，難怪家家都重視午覺

了。黃昏來臨前，你可臨窗眺望，欣賞夕陽餘暉下的遠近庭院，幾乎家家戶戶都把花園整理得多彩多姿，碧綠的草坪，門前是法國梧桐，依牆的是月季，階邊的是玫瑰和各色的鬱金香。雖然乾燥的高原氣候對於蔣花養草常是事倍功半，但愛好園藝者亦樂此不疲，早晚三次的澆水，還有定時的整理及施肥，並沒有使他們視為浪費。水源在沙漠原不易得，男女老少都不熱衷於沐浴，但不吝於給花草樹木足夠的水份。

蔬菜在那裏類別並不多，但水菓却是價廉物美的。記得我曾陪一位過境的朋友逛水菓市場，他驚叫起來：「這像是回到了自己的故鄉——西北。蘭州有的水菓、乾菓，這裏全有。」他如數家珍地指出：「喏，這是扁桃，這是杏子，那是櫻桃，哈密瓜……還有棗……」於是各樣買全，與其說是止渴品味，不如說是暫解鄉愁。他又引經據典地指出：「相傳我們中原的西瓜是來自西域，故名。而菠菜，是來自波斯。」我不難想像，當年古人越戈壁大沙漠，如何艱辛的把菜種引進。菠菜現在是到處可見的蔬菜了，但波斯人也引進了我們的白菜、香菜，甚至連發音都相同。茶葉也是從中國輸入品種及聘僱茶農去推廣栽培的，他們也叫：茶葉，幾乎是照羅馬拼音唸出來的。

我聯想到一位碩果僅存的老茶農。七年前，他已告老退休，住在德黑蘭市郊。耿老先生的家鄉杭州話，已說的走了音調。四十多年前了，那是伊朗老王時代的事了。他和其他幾位茶農應聘而來，水陸兼程，他說是順馬可波羅絲道的路線，又說是成吉思汗大軍西征的過道，陳年往事，

如夢如幻，已記不清楚了，但印在他腦海裏的故國、故鄉、故人，却畢生不容忘情。那時代，還沒有外派農耕隊的壯舉，國民外交的口號還沒喊出，但他們一生所做所奉獻的，却是兩者兼俱。我也聯想到昭君和番、蘇武持節的故事，歷代流傳的佳話美談，能留芳百世，默默隱逝的也同樣悲壯蒼涼。

朋友又問：「他們當年有合同嗎？做滿了期限他們可以回國的呀！」問題是那時正逢抗戰，他們是有家歸不得。後來東主國又極盡懷柔優惠之能事，幫他們成家立業，當然是與當地女子成婚。第二代是整個被同化了，除了繼承了父系的血緣，無論文化與生活方式，都絲毫沒有一點大漢兒女的模樣了，通婚成了最有效的契約延續，終其一生奉獻於異國斯土。歲月可以沖淡一切，爾後世世代代，他們幾家的子孫，會追溯到遠古以前，他們的祖先，是來自遙遠的中國嗎？曾有一次，我隨家人去到一位亡故茶農的墓園，我想：埋骨異土，恐怕不是他們當年所預料得到的吧！「少小離家老大同」，他們當年不也盼着衣錦榮歸，承歡堂上二老，娶妻生子，延綿家族於後世。但他們的結局却是埋骨異鄉。我只好默禱他們的亡魂安息，天佑他們的家人得到幸福。

此後我和伊朗朋友每談起茶的典故，以及他們有茶的始源，言談間，總是欲訴還休，有說不出的淒楚。

也曾見到三三兩兩蒙古人的後裔，相傳是蒙古西征留下的一支。我們已經沒法用語言溝通，